



是个矿工

陈见尧 著



他是个矿工

陈见尧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1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矿工生活的短篇集，共收作品六篇。有的用新旧对比的手法，描绘了矿工今昔不同的生活和精神面貌；有的充满激情地反映了过去矿工们壮烈的斗争；有的以热情和抒情的笔调，歌颂了今天矿工的劳动和理想。

他 是 个 矿 工

著 者 陈 见 尧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 2/9 字数：54,000

1961年11月第1版

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808

定 价：(八)0.28元

目 次

他是个矿工	1
矿坑里的火把	39
那个小伙子	58
列车向前飞奔	74
卢万兴和他的儿子	87
里 程	98

他是个矿工

三号天井倒塌的消息，一下子传遍了整个矿山。在调度室，在工房，在闷热的采矿场里，在散满石灰粉末的风钻旁边，甚至在电动机车的小小车头上，人们都用焦虑的声调谈着这件事。

朱有义是在罐笼里听到的。罐笼在黑漆漆的矿井里簌簌地上升，他抓着铁栏杆，听着别人激动的谈话。

“你知道，三号天井就象一个人的喉咙一样，二号坑道里挖的矿石，全都要通过它，才能嚥到一号坑道去呢！”

“这可不是一个人的喉咙，这是二号坑道里五百个矿工的喉咙呀！”

“唉，真倒霉，这一垮，眼看我们矿的大跃进又跃不上去啦！”

“你们都是干着急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！”

“你这个不关心生产的傢伙。”

“我说不用怕，就不用怕，这事刘区长心里早就有底哩。”

“他给你讲啦？”

“干吗要讲，谁不知道他的拿手好戏：成立个突击队，抢修啊。”

“.....”

当时，朱有义没有插言，心里却扑通扑通地跳起来。三号井是他工作过的地方，那些潮湿的檁木，那些松散的泥土，忽地都在他眼前浮现出来。他好象听说一个老朋友生了重病一样，心里感到有些痛辣辣的。

一下罐笼，他很快地走出井架下那个绿色的小棚子，眼睛还没有在阳光下习惯起来，便听得周围的人，正七嘴八舌地谈论着什么三号，什么天井的事情。走了几步，便不断有人来问他：“三号井怎样啦？”“是从顶上垮的，还是拦腰垮的？”朱有义不知道底细，只是支吾地答应着，别人得不到清楚的答复，也没有追问，又缠着去问下一个人去了。可是，有一个老头，那是朱有义认识的李福生老头，却抓着朱有义那只提着煤石灯的手，一边走，一边问：“你看清吗？是从第四架盘木垮的吗？唉，那几根木头，刀一砍就会软下去，早就该换啦。哎，这阵有人在那里抢修吗？不行啦，不修好，一点钟就要少出多少矿石。你看见吗？为了这，绞车都响得没有力气哩！”李福生老头本是来问朱有义的，可是他那

爱唠叨的性子，却不让朱有义插嘴，一个劲只是说着，“哎，朱有义，你听说了吗，刘区长要成立突击队，是不是又是那些老突击手参加？不管它，这一回，反正我也要去。你知道吗，我会……”

这句话使朱有义猛地停下来，望着李福生，忽然觉得这老头个子并不矮小，颧骨高削的脸上闪着光辉，那又小又圆的眼睛，却射出两道犀利的光芒。这时，李福生老头松开了手，又跑去问另外一个矿工去了。朱有义却仍望着他的背影，脑子里猛然涌出一句话来：“……一个真正的矿工，……在社会主义事业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会挺身而出……”这句话他记得很深，一记起这话，便会联想到杨中这个人。于是，他一甩手：“找他去！”便加快脚步往工房去了。

他匆匆地洗完澡，摸了件蓝卡其中山装穿了，也没扣扣子，便往杨中家去。那条路他很熟悉，跳过洗澡间的出水沟，穿过篮球场，从工会门前走过，再过一道天桥，然后在去工人俱乐部的石级上走一段，再向左走一截煤碴路，就到了新工人村。他慢慢走到六十四号，推开门。杨中没有在家。

杨中是第四工区的党支部书记，是个矿工称做“好当家”的人，这时正为三号井倒塌的事，

忙得团团打转哩。

朱有义只好转回来，又想去找刘区长，可心里却说不出所以然地有些害怕，因此走得很慢。一步挪一步地走上天桥，又停下来，两手托着木栏杆，看着一列列满载矿石或拉着空兜的电动机车，开过来，开过去，心中千头万绪地想着什么。站了很久，忽然看见杨中从机电车间那边远远走来，便跑了过去，有点忸怩地喊了一声：“杨中同志。”

杨中心里装满了三号井的事，只匆忙地答道：“呵！有义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朱有义抬头看了看杨中，声音有点颤动地说：“我，我要参加突击队。”

杨中刷地从刚才讨论的一堆问题中清醒过来，随意用手掌抹了一下眼睛，看着面前站着的朱有义。他那呆板而又显得憨厚的脸，粗黑的头发，那厚厚的嘴唇，还有显得特别粗大的手，这一切，在眼下看来，都好象蕴藏着一股平日不曾有过的、巨大的力量。杨中猛地觉得，朱有义这个要求，是一件大事，甚至比垮了三号井还要重大，他禁不住激动起来，但还是抑制着这种感情，说：“你们出碴的工作，不是很忙么？”

朱有义好似找不出话说了，失望地凝视着远处的井架。

杨中更加激动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出乎朱有义意料之外地说：“好，你参加！”

朱有义睁大了浮肿的眼睛，定定地看了杨中一会，忽然，什么也不说，一转身飞也似的跑去了。

杨中看着他的背影，喃喃地念道：“考验，是要经过考验。”

为了朱有义这个要求，杨中改变了主意，决定推迟去找矿长的时间，先到区办公室来。他一进门，里面闹哄哄地有人在说话，区长刘明祥立刻迎上去，一面扳着手指，一面说：“哎，老杨，你看我这个突击队：何庆文，有名的小老虎；张勇，是个党员，要他当队长；莫子彪，干劲虽不怎么，技术上有一套；还有，陆兵，梁兴，怎么样？再调一个，凑上六个人，就可以分作三班来干了。”

杨中把名字一一记了下来，望着刘明祥微微一笑了笑，刘明祥也会意地笑了。老刘虽是个工人提拔起来的干部，文化水平不高，可在工作上，却的确有一手。他一当上区长，就注意抓紧了做几个青年人的工作，用他的话说，这是采矿场的支柱，一碰到什么紧要事，安上个突击队的名义，把任务讲清楚，那是十拿九稳的。所以，连杨中也佩服他识别人的眼力。这时，杨中说：“老刘，还差个突击队员，是不是调他……”

刘明祥眨巴着眼睛，问道：“你又在哪里挖出个人物来啦！”

杨中说：“你还记得吗？朱有义！”

“朱有义？”刘明祥皱了皱眉，随即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不是我们这个区的人吧！”

杨中又点拨了他一下：“你应当熟悉他，你和他打过不少交道呢。”

刘明祥坐下去，敲着脑袋：“朱有义？想不起来。”

这时，在另一张桌子上划着图表的统计员、大声说：“朱有义，不就是那个‘合几文’么？”

“呵，对啦！‘合几文’，记得啦，记得啦！”刘明祥一站起身，拍了一下手掌，说：“我的天，他怎么能当突击队员？！”

“怎么不能呢？”

“老杨，这是抢修，是突击。调人就得人里挑人，马里挑马，要挑那千里驹呀！”

“人家是匹千里驹哩！”

“千里驹？唉，老杨，这个人我比你熟悉。”刘明祥摇着头说。

的确，刘明祥是非常熟悉朱有义的。不过，他熟悉的却是以前那个朱有义。

八个月以前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的一

些日子里，原来由私硐转为公私合营的观音锡矿，合并到这个矿山来了。那里的三十多个人，也全部转了过来。朱有义被分配到了四工区第三采矿小组。朱有义个子不高，倒挺结实，他呆板的脸，蜡黄黄的，眼皮也有些虚肿，手掌特别厚实，暴起青筋，比起他二十七、八岁的年纪来，显得苍老得多，一看就是个“砂丁”^①出身的人。

来到这个矿山的第一天，他和几个新转来的工人一起，站在天桥上，靠着粗糙的木栏杆，一直站到深夜。那井架顶上的两盏红灯，好象在向他们微笑；那轰轰隆隆的绞车，好象在向他们赞美矿山的雄伟；那迎面驶过来的电动机车，车灯的光芒虽然刺目，他们却紧紧地盯着它，一直到它消失在深蓝色的山后……这个矿山的一切，是这么新鲜。特别是那夜班工人的灯火，在井架下边闪动着，更使他们神往。他们禁不住地笑着：明天，自己就要跟那些矿工一样，走进井架下面那个绿色的棚子，坐上那个罐笼，去到那个向往已久的、真正的新矿工城了。朱有义是多么渴望着坐罐笼呵！不是吗？多少年来，他用自己的手和脚，在私营尖子那蛇硐一般的小

① 砂丁，旧社会对矿工的称呼。

窝路里爬行，实在已经折磨够了。

这时，有人感叹地说：“明天起，就要替国家工作了！”

“是呀！那会有什么不同呢？”朱有义私下想着。但是，在他入睡以后，除开看见那些井架、电车以外，别的就模模糊糊了。

朱有义看起来很老实，不爱多谈话。开小组会的时候，便坐在门角里一只放水鞋的木箱上，连咳嗽都不出声。开初，人们都不大注意他，甚至觉得他有些笨。不过，他心里并不是糊糊涂涂的，一切他都留心地看着。比如说，到小组不过三、五天，小组里谁是三级工，谁是五级工，他都闹清楚了；夜班津贴每晚三角，他也知道了，甚至连矿上规定的矿工病假工资的比例，他都背得出来。他高兴地觉得：替国家工作确是好，什么都照顾得周周到到的。他想，应该好好工作。于是，他的确比在私营尖子的时候勤悬得多了。

不知是什么东西迷着心窍，他累了一天，睡在床上的时候，他会掐着手指，计算着上坑多少天了。他甚至隐隐盼望着一号快些到来。

一号终于来到了，他在矿上第一次领了工资，这是他第一次领得那么多。他兴奋极了，回到工房以后，看到没有人，便把门关严了，坐在床

上，翻来复去地数着，纸币的角角都被他捏得卷起来了，他还不打算停下来。最后，总算停下来了，把钱放在小口袋里，按了按。厚厚的一迭钞票，触着胸脯，他觉得异常舒服。他走在路上，留心着每个人的口袋，好象都是胀鼓鼓的，每个人的脸上，都显得比平日愉快。他猜度着别人的心，是怎样和自己的心一样快乐呵！

他就带着这种心情，问一个外号叫“响炮”的矿工：

“同志，你每天——合几文？”

“什么几文？”“响炮”莫名其妙地反问。

朱有义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是说，你每天的工资，钱，合几文？”

“响炮”哈哈地笑了起来：“这谁去算它，干活又不光为了这个！”

朱有义脸红了，他觉得“响炮”没有给他说真话，损伤了他的自尊心。“怎么能不为这个呢？”他独自走着，这样想。不知怎的，他会想起爸爸的话来。朱有义十二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爸爸对他说：“孩子，没法子啦！你看，你妈妈病得起不了床啦。爸爸呢，你看爸爸的裤带，都快把肚子勒断啦。欠閤四老爷的钱，天天来要，这班进，那班出，门槛都踩烂了。孩子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替我想一想……不过，没毛的鸡仔天照

应，碰上了个好菩薩，个旧矿山的周大馒头^①来招工了，你跟他去吧！多干活，多挣钱……”这样，他就带着“干活——挣钱”的简单愿望，跟着那个象狼一样龇着牙的馒头，上个旧矿山来了。

他在旧矿山，每天早上，小雀还没有叫，他就象长虫脱壳一样，钻进了矮小的窝路。晚上，星星用黯淡的目光，看着他走进牢狱一样的伙房。那两个沉重的谎包，压破了他的肩膀，压弯了他的脊梁。但是，他忍受着，因为他想到，这样会挣到钱的。可是，旧矿山的老板，那些吸尽“砂丁”的血液还不满足的魔鬼，从不会从手指缝里掉出一个小铜板来的。朱有义还记得，他第一次向老板要钱的情景：三年了，他整整在窝路里爬过一千零九十五天了，他背出来的谎，堆起来可以把老板的全部房屋、土地埋掉了。他带着一个辛勤劳动者的纯朴心，走进了柜房，第一次伸手向老板说：“老板，给我算一算，我的工钱——”老板用死羊般的眼睛看着他，说：“工钱？好！”接着，噼啪噼啪的算盘珠声，便在柜房里响起来，过了一会，老板说：“朱有义，你来了三年，算下来，除去你的安家费，路费，谎包钱，黄烟钱，还有你吃的老妈妈汤，穿的麻布衣，用的刮汗

① 馒头，过去老板派在坑下指挥、欺压矿工的人。

片，等等，你还差着我二十块——”老实的朱有义愤怒了，他的憧憬消失了，他想象的錢，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，他喊道：“你，你骗我——”于是，老板的皮鞭象雨点一般抽来了，他仍愤怒地喊：“錢，给我工錢。”那次以后，使他连干活——挣钱——干活的权利，都享受不到了。他每天只象蒙着眼睛、围着大磨转的骡子一样，“干活——吃草料——干活”，这个简单的、机械的规律，就象一层污腻的油渍，涂抹在他心上。

刚解放的时候，狡猾的老板，不得不堆下笑脸，把工资送给他，说：“你，你是领导阶级，看吧，我发工资了。”朱有义拿着那些少量的錢，眼泪流到纸币上了，他觉得共产党来了，自己的腰杆子硬了，他享受到“干活——挣钱”的权利了，他想，一定要好好干活，多多挣钱，好象他只有这样，才能弥补自己的创伤一样。这些年来，虽然他听别人说过：干活不是光为了自己挣钱，更有意义的，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，为了过更美好的生活。可是，旧社会深深烙印在他心上的那个腐朽观念，常常会浮现出来，阻止他去思索这句话的含义，遮掩着他向前看得更远的目光。所以，他对“响炮”的“不光为这个”，还是想不通。那个腐朽的东西，又浮现出来反驳：“那还为什么呢？替老板工作也好，替国家工作也好，干活

嘛，不是挣钱是什么？”

“响炮”把这个“合儿文”传出去以后，小组的人就开始注意朱有义了，而且有些事情，对他看不顺眼。在旧矿山，在私矿里染上的那些旧习气，就象风化的石粉蒙在岩石上，还残留在朱有义的身上，而且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。下坑呢，老在人家后面；上坑呢，老在人家前面。干活的时候，不是东张张，西望望，就要脱下鞋子看看脚，有时甚至半天不见人影子。

“响炮”有一次批评他说：“朱有义，你一天到底干几个小时？”

“八个小时。”朱有义爽直地答道，由于习惯，他并没有察觉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

那天，朱有义上早班，他挖了约莫够算两个多小时的矿，忽然提着煤石灯走了。小组里几个工人也没有留心他。他走到一个废了的钻窝里，蹲了一会，本想立即回去，但却提不起脚来，便在一根横木上坐了下来。那里搁着一大堆横木，都是矿工们义务劳动从废巷里拣来的。他往后一仰，便很自然地靠在横木上了，眼皮也立刻合紧了，但他忽地一坐起身来，提起煤石灯，又准备干活去。可是，一个怪念头来到心中，他想：歇一歇吧，反正下了坑，总得算一天，又不会扣工资。于是，他重新坐下，把灯吹灭了，枕在横木

上，便呼呼地睡着了，任那水滴滴在他工装上。

过了许久，猛地觉得有人摇他的肩膀，他惊跳起来，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，却是刘区长。

刘明祥有这么个习惯，喜欢在坑道里到处窜，他很熟悉路，什么弯弯角角他都知道；又走的快，他的灯光在坑下就象一颗流星似的。有时他会不知不觉地出现在采矿场，解决许多问题。他到这个钻窝里来，是想看一看这里的橡木，够不够第二小组这个月的用量。刚一进来，看见橡木上扑着个黑东西，把灯一照，原来是个矿工在睡觉。便上前去把他摇醒，大声问道：“你这么睡会害病的。怎么？生病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朱有义羞愧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睡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.....”

“呵！想悄悄的歇着吧！”刘明祥看出了他是在偷懒，有些生气地问道，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朱……朱有义。”

“哪一组的？”

“三……三组。”

“好哇，人家一个人一天要挖五吨矿石，你却有心思睡觉？”刘明祥气呼呼地说着，把灯举起来，仔细地看了看朱有义的脸，“嗯，我认得